

炮

孙汉华◆著

痕



白山出版社

炮 痕

孙汉华 ◆ 著

白 山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炮痕 / 孙汉华著.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04. 7
ISBN 7-80687-189-6

I. 炮… II. 孙…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3364 号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23088689

责任编辑: 李一平

装帧设计: 赵连志

责任校对: 李国宽

印 刷: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一版

出版时间: 200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87-189-6/I·40

定 价: 30.00 元

桑榆非晚 霞彩弥天

——读孙汉华长篇小说《炮痕》散记(代序)

姚 莹

千里有缘来相会。

我与孙汉华先生本不相熟。是由我那古道热肠的诗友、文友林东圃先生引荐,我们才得以相识的。这正中了中国古已有之的“以文会友”美好传统之规之矩。我将结识孙先生视作一种缘分并将其珍藏心底。

此后又经过多次倾心交谈,加之拜读过其鸿篇巨制,使我对其人其作又获得了深入了解。现将我之所知所识略记于斯,权充为序。也许我的文字隔靴搔痒,言不及义,然而我毕竟时时牢记友人与作者的信任与重托,尽心竭力、倾情专意地去做,想来倒也心安。

A

今年盛夏某日,友人林东圃陪同孙汉华先生到我位于沈阳少帅府的办公室造访,我的两眼不禁为之一亮:只见孙先生满头浓发、满面红光、满口白牙;体态修长壮健,走路两脚生风,说话语速很快。他思维敏捷,谈锋甚健,还不时开怀大笑。从其外貌到谈吐举止,无不延续着他青年时的朝气、锐气与热情,使人绝然想不到他已是儿孙绕膝的七十六岁的老人!我不禁为孙先生年值耄耋仍葆有如此壮健的体魄而羡慕着、祝福着。

言归正传,原来二人商定找我为孙先生即将由白山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炮痕》写序的——这不禁使我惶恐莫名:近些年来,虽说我为

诗朋文友写过五六十篇所谓序言，体裁关涉散文、随笔及新、旧体诗歌，可从未沾过小说的边儿。“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唐·韩愈）我于小说一道，毕竟生疏。若说创作，只不过六十年代初我读高一时编入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学生作文选》的一篇作文类如小小说，再就是八十年代中为儿子参加全国中、小学生故事大王调演所写的故事曾在《儿童文学》作为小说发表过。舍此再无其他。而这两篇东西纯属雕虫小技，微不足道。但读小说却是我的一大业余爱好。举凡全国获各类奖项的短、中、长篇小说，我还是多有过目的。孔夫子是因了“述而不作”而成为儒家开山鼻祖，后世尊为“大成至圣先师”；我这区区一介草民则是“睹而不著”，充当“小说票友”怕都不够其格。由我来为先生 40 万字的长篇小说《炮痕》执序，那可真是越俎代庖，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了。

诚惶诚恐中，我提出由爱惜人才、提拔人才的白山出版社董志新总编辑或李一平责任编辑为其执序。他们身在其位，轻车熟路，又有力度。不期，先生以董总编“身有重任，忙顾无暇”、责任编辑李一平“一身二任，多有不便”为由拒绝了我的美意，执意由我代劳。于是，我只好留下书稿，决意再为其寻找合适的执序人选。接下来的几天，我将我熟悉的大小小说作家逐一联系了个遍，结果，人人都在忙于完成各自的创作任务而腾不出手来。万般无奈之下，我也只好“赶鸭子上架”，不知藏拙而献丑了。

B

“人品决定文品、诗品”——这是古往今来我国文学艺术界之共识。故此，我们有必要在具体剖析长篇小说《炮痕》之前，首先了解一下作者其人。

孙汉华先生，江苏省如皋人，1929 年 3 月，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抗日战争中，连任村、乡儿童团团长 4 年；194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龄已近 60 年。他 16 岁参加新四军，是名副其实的“红小鬼”，“抗战干部”。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游击战；在刀光血影的解放战争中，参加过运动战、攻坚战，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直到随军南下，解放福州、

厦门。就这样，孙汉华先生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正是因其不怕牺牲，英勇善战，其职位也得到连续提升，16岁排职，19岁连职，22岁营职，27岁任海军某鱼雷快艇基地副政委（副团）、党委书记、师党委委员，1969年任海军某基地政治部秘书处处长。

我想，按照这样的政治势头，应当顺理成章走进将军行列。天有不测风云。“反右派”因领导不力而受批评，“反右倾”因不愿接受这个批评而受到大会批判，因刘华清司令员和一些同志的保护，才免受纪律处分。在政治学院，因对这个批判不满，结业鉴定一稿未能通过。“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站错队”而被审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上级一度考虑过对其提拔重用。粉碎“四人帮”，因反映意见被视为“闹地震”免去秘书处处长职务，随后转业地方。就这样，孙先生在团职岗位上原地踏步近30年未及花甲，离休回家，但孙先生对党仍怀有坚定信念，时刻关心国家大事；离休后奋力笔耕，写下了《炮痕》这部著作，把党的光荣传统留给后人。

回首戎马倥偬的战争生活与三十四年军旅生涯，孙先生至今仍深感亲切与自豪。他曾有过众所瞩目、艳羡不已的辉煌，也曾有过人所共知、迭遭打击的无奈。但先生性情开朗豁达，视为烟云过眼，无悔无怨。他坚信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过的路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因此他一直都活得自信，活得潇洒，活得充实，活得乐观，甚至可以说，他已走进“宠辱不惊，任人间花开花落；去留无意，看天上云卷云舒”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C

先生自幼酷爱文学，尤以小说创作为乐。说起先生创作《炮痕》这部长篇的缘起，必须上溯到1957年中央军委发起的建军三十年征文。彼时的先生血气方刚，激情澎湃，发愤应征写一部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创建发展为背景，描写炮兵战士思想改造，健康成长，藉以表现解放军炮兵是革命大熔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1962年，书稿完成，寄给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但未被采纳而璧还。后经十年动乱，先生无心动笔；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又无暇援笔以偿夙愿。直到先生离休后，“自

此光阴归我有，从前日月属官家”（唐·白居易），方得以偿还那份未了的心愿。于是，先生宵衣旰食，不舍昼夜，全副身心地投入到《炮痕》的创作中来。1994年写成《炮痕》初稿，至2004年十年间，真是披阅十载，增删多次，最终白山出版社决定出版发行。这是先生五十年呕心沥血的结晶，这是先生五十年辛勤笔耕的硕果。拜读沉甸甸的45万字的长篇手稿，我为先生的执著、勤奋、坚毅感动得泪水滢滢！别说对于一个76岁的老人倾情创作一部45万字的长篇，就是让一个正值青春年少的16岁的年轻人抄写45万字的书稿，怕是也难于做到善始善终，而创作45万字的长篇，那需要怎样的智力、才力、笔力与毅力啊！这怎能不教我对先生油然而生敬意！让我由衷地说一声：尊敬的先生，您辛苦了！我向您致敬！

我在精心阅读了先生的这部45万字的长篇小说后，激动不已。我不禁要说：“先生，祝贺您，你成功了！”尽管当下小说的创作走向，评判标准也同新诗一样，有了不小的变化，但我想，既然是小说，总还是要讲主题立意、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和结构语言。这些所谓传统的东西是不能丢弃的。《炮痕》是以我军炮兵生活为题材的一部长篇小说，反映炮兵部队的创建、发展、壮大和炮兵的成长，强调炮兵在未来战争中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当下现代化的战争中，人们越来越迷信于导弹、核弹和氢弹，但结束战争还得靠人，靠步兵和炮兵。对此，小说给人们形象的警示与告诫。小说取材于我军炮兵发展史，表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这完全符合胡锦涛总书记关于“要重视历史，加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精神。《炮痕》这部长篇小说则是胡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形象化教材，为其重要指示做了具象化的有力注脚，反映出先生虽年届耄耋而思想不僵化，不老化的，与党紧密保持一致，共同着一个脉搏，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先生长达三十四年的军旅生涯为其长篇小说《炮痕》的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厚的选材库存。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生活积累的丰厚使其编织起故事情节来得得心应手，甚至可以把生活中的生动故事直接录入到小说中来，成为小说中水乳交融的一部分。不是热爱生活、深入生活、占有生活的作者是很难做到的。可以想见，先生为了实现自己创作这部长篇的愿望，早已有目的地对生活实施占有、梳理、消化，故而在具

体创作中，故事情节编织设计得合情入理，生动抓人，波澜起伏，跌宕有致，引人入胜。我惊叹先生这位高高大大貌似粗犷的老兵如此粗中有细，多情有意，真是个有心人哪！

《炮痕》塑造了三个主要人物：龚绍华、龚绍祥和顾民富。他们出身不同，各自在不同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其思想自然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他们的成长道路也各不相同。这几个人物塑造得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绝不脸谱化、概念化，是当今小说林里的形象的“这一个”，而绝不与他人塑造的人物雷同，这是先生独具匠心的个性化创作，这是足以令人称道的。对一般初涉小说的新手，细心的读者都不难从其作品的总体构思、情节设计、结构安排、人物塑造甚至语言运用等诸多方面发现某种模仿甚至因袭的蛛丝马迹。先生平生第一部长篇小说，就能做到如此不同凡俗，着实令我尊敬、服膺有加。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小说中纯净的爱情描写：爱情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爱情。故此，长篇小说中都少不了爱情描写。但当下小说中的爱情描写过多过滥，甚至不惜笔墨大写“床上戏”、“性体验”、“性感受”。这些赤裸裸的性描写已超出爱情描写的范畴，而有的作家与出版社竟乐此不疲地以此为卖点招徕读者；用以满足某些读者感观、心理刺激来增加发行量，求得经济效益。这无疑是小说的堕落。有比较才有鉴别，先生的长篇小说《炮痕》就显得内容健康，格调高雅。白山出版社也自然高标其慧眼识珠、晶莹洁白之高格。

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不能一味地叙述故事情节，跑完情节就拉倒。古语有云：“文武之道，有张有弛。”不但要有“金戈铁马”的大场面，也要有“小桥流水”的小画面；既要有铁板铜琶高奏“大江东去”，也要有丝竹弦管巧弄“晓风残月”。阳刚之气加上阴柔之美，才能使小说多姿多彩。先生这部长篇《炮痕》在人物心理描写、景物描写与细节设计等方面显得薄弱了些。粗犷有余，细腻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性与文学色彩。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D

白山出版社上下同心，从董志新总编辑，到李一平责任编辑，尊重

名家又不唯名家，积极奖掖后学，热心扶持业余作者。这种既对文学事业负责，又对作者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孙先生长篇小说《炮痕》并非艺术一流并有经济效益的抢手货，相反，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他们更看重的是社会效益，宁肯用气力、下功夫予以出版（我看到了责任编辑在语言文字、标点符号等方面的加工）。由此，我似乎看到了他们那颗体恤下情、善解人意的灼灼爱心的跳动。我想说，你们圆了一个革命老战士五十年的创作美梦！你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有了你们的爱心、热心、耐心，白山出版社出版事业一定会从今天的灿烂走向明天更大的辉煌！

E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唐·刘禹锡）。我为孙汉华先生的大著出版由衷喝彩！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屈原）。最后，我想向我尊敬的新朋友孙汉华先生送上几句流行的民谣以表达我美好的心愿：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这几句顶真的流行话，说得平实，但它所揭示的道理却颇耐咀嚼：官大不如钱多，钱多不如寿长；而缠绵病榻的长寿，又比不得每天都过得快活。快乐每一天，开心每一刻——这就是生活的高质量，这就是生命的真哲学！

让我们活好生命的每一天！

让我们多看看这精彩世界！

（2004年9月16日深夜于沈阳）

（作者姚莹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作协理事、辽宁省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目 录

第一章 灵苗	1
第二章 选择.....	63
第三章 炮兵在艰苦建设中	124
第四章 生与死的考验	224
第五章 诉苦和三查三整	310
第六章 山炮连淮海战役显威风	352
第七章 茁壮成长	410
后记	473

第一章

灵 苗

第一节 三角地带

一二三，开中饭，中饭到，开大炮；
大炮响，到南京，南京有个“和平军”；
“和平军”，狗养的，汉奸头子汪精卫；
汪精卫，日本狗，大鱼大肉吃不够。
吃不够，吃不了，杀人放火又绑票，
又绑票，人人恨，我们要和他拼命。
你开枪，我开炮，要把日本汉奸都打倒。

这里东临黄海，南面长江，物产丰富，地势险要。可算长江黄海三角地带。这里有一个偏僻的小村，不知从哪里传来那段童谣，小伢们把它背得滚瓜烂熟。上私塾的小孩背得比《三字经》、《百家姓》都熟。有的小孩还要耍滑稽表演，乡亲们越看越感到新鲜有趣，越看越感到是自己心上的事，前来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过去有钱人请戏班子演戏，也没有这段童谣吸引人。“不愿当亡国奴”是大家共同的心愿。他们多期望有一支炮兵部队，把那些日本鬼子和汉奸统统炸死。乡亲们说，时代又要变啦，倒有点像民国十八九年时那样闹个天翻地覆，叫那些坏蛋的日子都不好过。

这个小村地处三县交界处，交通不便，是发展各种势力的空间，又

是小三角，从日本鬼子占领南京起，这里一片混乱。有的人投降日本鬼子当汉奸，有的逃跑到这一带躲命。人道乱世出英雄，有的土匪出身的人打着抗日的旗号，拉起一帮队伍就自称司令。想利用统治势力薄弱的地区发展自己的势力，霸占一方地盘，他们走到哪里就敲诈到哪里，弄得民不聊生。

这里地处苏北冲击平原。南靠长江，盛产水稻和其他一些水产品。每到夏秋季节，稻香满园，鱼游鸟飞，一片秀丽的风光。由此往北，是一片沙土地，很适合种高粱、玉米及各种杂粮。虽比不上江南的风光，但也称得上鱼米之乡。这里的村庄，都各有特色。龚王庄的人都会讲生意经，算起账来，连身上有几根汗毛，都能算得一清二楚。靠近东边的是苏家屯，念书的人比较多。有学孔儒的、也有念洋学的，不少人都是以教书为生，有书乡之称。靠北边许家屯，素有武乡之称。这些人大部分还都很正直，但也有的被坏人利用，丧尽天良的勾当。

这里的小孩都喜欢打仗玩耍。有的成群结伙打群架，有的是邻里不和打怨架，他们从家里偷来一根竹棍或木板，做成长矛大刀，也有的拿来半根毛竹，用两个轮子架起来，说这是我们的火炮，以此来威胁对方。尤其是到冬闲时间，他们就像军事演习似的，闹得庄里就像一处正规化了的战场，连家长们也都管不住儿子们的这些行动。随着抗日民谣的传播，他们把有一部分人装成日本人，说他们都是坏蛋，一部分人装成好人。最后“坏人”被打败，好人得胜。他们都欢笑而散，或是再组织第二次“演习”。

在龚王庄有一户小康之家。勤劳简朴治家营生，偶遇太平年间，粗茶淡饭，尚可自给有余，在兵荒马乱年间，每年尚缺几个月的粮草。这家家长龚得福，会做点买卖。碰到好机会，可以富裕点，若有点不景气，连老本也得赔光。所以家里贫富，都看年成运气好坏。可是龚得福倒有个一心发财的念头，想出人头地、做一个人上之人。

在他家阴沟洞里，有一条青蛇，已养活数年。龚得福视若神灵。明看到它在阴沟洞门口吃癞蛤蟆，很好抓拿，全家人也不敢去动一动。说这是家里的地龙。等到它爬到堂屋正梁时，家里就会有龙子龙孙，将来就可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吃不完的山珍海味。

龚得福曾有四个子女。长女因得伤寒，农村医疗条件太差，四岁时

夭折。二女儿聪敏过人，在父亲做买卖时，她偷着看账本，拿着账本问别人上面写的什么字，在不到两年工夫，就使她认识生字上千。因为女儿终究是人家的人，就没有肯下本钱给女儿念书，在家干点家务。在十岁那年，鼻子上长了一个疮，肿得有小酒杯那样大，成天疼痛不已。有时疼得在床上打滚，叫爹叫娘，弄得家里人不知所措。正好有一个郎中，从家门口经过，他说包治百病。这个才跟人家学过半年医的半吊子，看诊后马上就发出议论，说是疔疮，非得破肤放脓不可。拿起剪刀铰去了一块肉，疼得二女儿直叫直蹦，可是也不见出脓。他接着又来一刀，结果成了脑脓肿，毒素随着血液全身扩散，不到两天，就离开了人间。在生三女儿前，龚得福妻子得了一场病，三个月没有吃盐，又生下一子，生下后就是个瘫子。全身像没有骨头，养了两年也不会走路，只能张嘴要吃。龚得福的妻子也感到负担太重，她跪到祖宗牌位前说：“老祖宗，我的命怎么这么不好，你们把他带去吧！行个好，积个阴德。”因为营养不良，平时也很少照顾，三岁时就断了阳气，未能享受到人间乐趣。

龚得福生了一个儿子，是在生二女儿两年后生的。这可是全家的宝贝。龚得福和妻子，为了要一个儿子，到处求仙拜神、算命卜卦，为求神保佑，定为每月初一、十五吃素念经，恰巧在1928年生下一个男孩。乐得夫妇二人喜出望外。那年正是龙年，生下后小名就叫龙儿。龚得福以为在龙儿身上，能有好运气，就总想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有用之才，以便荣宗耀祖、发财、发福，成为龚家的一根栋梁。1929年，当地闹红军，一个红军战士抱着龙儿说：“将来也当红军吧！”得福夫妇都没有理睬。

龙儿长到十岁，就长了个十三拳头高的瘦高个子。他的父亲为了养子成龙，六岁就送到私塾读书。读了四年，连《论语》、《孟子》都没有读完。老师是个清朝的秀才，他要求学生从开蒙就要熟背四书五经，然后才能开讲。所读的书都是文言文章。因为没有理解，背起来特别费劲，龙儿对这种学习法不感兴趣。所以学习成绩总是不好。在上学那天，为了有个学名，请了好多有文化的人，想起一个比较合适的名字。一个念过几年书的中年人说：“现在起名不能土里土气的啦。这伢儿将来可能很有出息，就用个华字吧！排辈他是‘绍’字辈，就叫绍华吧！”龚

得福一听，心里想：这倒也对呀，龙哪能在家里养呢？也要走上中华，这样才能真正成人做事，将来把名字扬出后，祖宗也能沾光啊！所以就同意了这个名字。从上私塾那天起，就在了一本《三字经》书皮和大楷仿的封面上写上了“龚绍华”三个字。

龚绍华从小就很老实。见人三分笑，他长了一对双眼皮，和两个小酒窝，笑起来又增加了三分美色，因为身体瘦弱，个子高，脖子显得长一些，走起路来脚尖先着地，又有点像个小姑娘。谈打仗他从来不敢领先，但是唱歌和耍小聪敏，他却能出头露面。庄里人都给他起了很多外号。有的叫他“丈丈鬼”，有的叫“儿童菩萨”，还有的叫他“洋鬼子”。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心眼儿也比过去多了些。家庭和社会将来会给他打上什么烙印，尚不能断定。

这两年，私塾里经常闹些风潮。一个半寸厚、一寸二分宽、一尺半长用檀香木做的戒尺，不知到哪里去了。先生气得肚子直凸。把学生骂了一顿，可是谁也不说这戒尺是谁拿去的。先生有一个称心的夜壶，每天早晨都要学生把夜壶里的尿倒掉，并且要刷得干干净净，放在原来的地方。可是在一个冬天的半夜，先生夜便淌到床被子上湿透了被褥。不知是哪个调皮的学生，在先生的夜壶底下打了一个洞，先生夜便时，尿随着洞全流到床上了，先生大半夜也没有睡上觉。夏天，有个学生抓了一个麻雀，绑在先生的蚊帐里。先生进蚊帐睡觉，麻雀在蚊帐里扑扑的飞了起来，把先生吓了一跳。诸如此类之事，龚绍华一般都不参加，有一天，先生不在，私塾里闹了个小风潮，有的说：“耍子一会儿吧！反正先生又不在，我们耍子先生也不知道。”龚绍华被这么一说，心里也痒起来，可是又怕挨打，还是装着在一个八仙桌子旁念书。

“你装什么洋蒜啊，耍子一会儿，先生还能把你吃啦？”顾民富一面说便把龚绍华的书夺了过来。

“耍子耍子吧！再不要子先生回来，就要子不成啦！”一些学生叫唤起来。

“别念那个死书啦，我们也要像学堂那样，做点游戏呀！”

这时私塾里都活跃起来，坐在桌子上的“老实”学生也都站了起来。

“我们来做和尚念经吧！”

“不！我们还是做八仙过海。”

“这不好，还是打擂台”。

大家都在叽叽喳喳。顾民富往桌子上一跳。“还是听我的，我们来做个孙悟空大闹天宫。”说着便装孙悟空的样子，引起大家一场哄堂大笑。大家都表示愿意，顺手和几个同学把三张八仙桌搭了起来。最上面还放了一张太师椅子。最高层仅次于房屋正梁。顾民富让一个胖胖的学生坐在太师椅子上，头顶一个硬书皮，书皮一端拉了几根二寸长的麻绳，再把书皮绑到脑袋上，装作玉皇大帝。在准备就绪后，顾民富两步三蹬就爬到最高层，手拿一个竹棍代表金箍棒，对着“玉帝”说：“玉帝老儿，你成天欺压百姓，吃喝嫖赌，今天老孙要打死你也。”那胖学生一听，觉得当玉帝是上等人，怎么当起儿子来了呢？马上从太师椅子上跳了下来，便说：“悟空小儿，你敢打死我，我要抄你祖宗八代！”说着两人便在三层桌子上打了起来。于是你一拳头，他一棒，顾民富因为是演戏，只是把棒在胖子学生面前比划比划，可是胖子学生当真，一拳头就往顾民富脸上打去，顾民富用棒一挡，不小心碰了一只胳膊，痛得胖学生直叫，那胖学生就连踢带打，顾民富边挡边躲，那桌子哪能经得起两个人在上面蹦蹦跳跳，忽然第三层桌子有一个掉腿倾斜，斜斜歪歪从半空中倒了下来。吓得在场的学生，有的都脸上发黄，幸亏有两个胆大的学生，接住了从上面倒下来的人，才免受重伤。可是两个人都擦坏了皮。最上面一层桌子掉了一个腿。

正在大家闹得非常紧张时，忽然放哨的回来报告：“先生回来了。”这时大家就搬桌子的搬桌子，放凳子的放凳子，拿书包的拿书包，都弄得紧张张，忙得不可开交。一张缺腿的桌子，本来是放在靠门那边的，现在又把它放在靠墙一边，还没有等到整理好，先生就进了房门，一看房里有点乱七八糟，桌子也改了地方，顾民富和胖学生脸上还有点擦伤，虽然学生们还在装着念书，但已知学生淘气不浅。先生两眼张望四周，过了一会儿对大家说：“你们在家里造反啦。”又停了一会儿：“你们这些没有出息的东西，我才走了一会儿，就把书房弄成这个样子，这样下去你们不都成了强盗了吗！”又停了会儿，喉咙更大了些。“这事是哪个做的，快讲出来，我费了好多心血，教你们念书，你们就这样念的吗？”这一来吓得有些学生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龚绍华的心跳得直蹦，

心里想：“我这次也没有大闹，不过在下面当了个小猴子。”本来顾民富是叫龚绍华当玉皇大帝，因为害怕不干，所以才当了个跑龙套的。如果和大家一起挨打，是多么冤枉！可是大家都是说好了的，谁如果向先生告密，谁就是奸细。以后再也不和他耍子了。所以就准备一起挨打。就是打重了点，也不能伤了和大家的和气。

先生沉静了一会儿，脸上又露出了一点阴险的笑容。转过脸来对大家说：“好哇，你们不是想要子吗，今天就叫你们耍子够，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抓两个田鸡来，我教你们怎么个耍子法。”

学生们听说抓田鸡，大家又活跃了起来。立即三五成群地都去抓田鸡。不一会儿，每人抓了两只要交给先生，先生把门一关，手里拿着新做的戒尺，像雷公爷爷似的，粗大嗓门喊道：“都给我跪下！”叫大家把田鸡放在膝盖下面。不准跪死，又不能叫田鸡跑掉。学生们哪个敢反抗呢？因为先生和学生家长都订了个规矩。学生不好就可以体罚。学生如果不听先生的管教，就要告诉家长，回家还要挨打。所以只能按先生的旨意，两手支地，膝盖悬空，贴在田鸡身上，既不让跑掉，又不让压死。一直跪了半个时辰，才得起来。虽然有的青蛙被跪死，但也跪得腰酸腿痛，这才使先生出了口气。

那位私塾先生，已经在五十岁上下。青少年时度过十三年寒窗苦。十八岁时考了个秀才，改名叫朱家儒。他口称是儒人，精通儒书。他认为秀才只是个预备官，有朝一日，还可能选他当个七品芝麻官，从小得了个官迷。从民国以后，废除了科举制，洋学堂出来的人，有点吃香，给他带来不少烦恼，他总留恋满清那个世道，有时还练习点三叩五拜，为了有碗饭吃，不得不寄人篱下，找了个教书的职业。在农村中，一些有家产的人，还是相信孔夫子，还能受到一些人的尊敬。他在给学生讲四书时，最喜欢讲一个“仁”字。他说：“仁者，乃为人之本也。自盘古以来，人皆有贵贱之分。富贵者食人，贫贱者食于人。富贵食人，理也，是人之常情，无不仁之说。贫贱者，食于人乃仁也。贵贱不分，未之有也。”他用这个观点，经常教育学生，叫学生安分守己，富贵做人，不要闹事。并告诉学生，如果闹事就可能遭到杀头的危险。他和东家们谈古说今时，一谈到太平天国，就摇头皱眉，咧嘴唇。一谈到红军，他就说：“这是红头造反。”他总想把学生培养成像子路、子思，像孔子七十二弟子那

样的贤人。他希望在十年后，跪拜在面前的都是七品官以上的人物。在教学思想上，主张对学生不能手软。他常说：“铁不打不成钢，苗不修不壮。打是为了将来好。只有吃得苦中苦，才有将来甜中甜。”他这样思想也受到有些人的赞同，那真是：

三角地带，兵荒马乱成了灾。

三角地带，小伢儿念书像书呆。

三角地带，敢和腐儒唱反派。

第二节 三好友

龚绍华有两名好朋友。一名叫顾民富，是他的同窗好友。原来他们间感情并不深，但他们两人都受先生的歧视。龚绍华因为经常背不下书，被先生打了不少戒尺。先生说他是个“蠢货”。顾民富家中贫穷，平常也没有什么礼物给先生送，先生就说他是个“贱种”。这一来，两人就经常讲先生的怪话，一放学他们就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又说又笑，只要有人敢欺负龚绍华，顾民富就打抱不平。龚绍华看到顾民富穷得可怜，有时从家里拿点馒头干给顾民富吃，渐渐两人形影不离，相互关心。

龚绍华不知从哪里捡来一个七九步枪子弹壳。因为从小就爱玩炮，就想用这个子弹壳，做个打鸟枪。他找了一个破碗，用破碗片的棱角在子弹壳的后部，锉了一个小孔，子弹壳里装上火药和碎石子，小孔内安上一个导火线，并绑在一个像小手枪的木把上，准备在遇到鸟群时，开枪打鸟。

一个秋天的早晨，天晴有云，东方的云霞像鱼鳞般地遮满了半个天空。金色的云彩，到使人感到美丽，可不久风雨将至。这天早晨，麻雀成群，到处觅食。龚绍华一看，认为这是打鸟的好机会。正在想的时候，一抬头看到顾民富。

“顾民富！”

顾民富精力集中还在那里割草。

“顾——民——富！”龚绍华拉长声又叫了一声。